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七千二百四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九

起玄默閏茂盡昭陽大淵獻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

武功

將復逼鳳翔也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苻堅於嵯薛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

鄧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為三原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縣

河東將李嗣

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朱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

也巡屬

丁卯以給事中常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

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

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時茂貞不

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

異曰考

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

二月戊寅上以久駐兵車

於三原乃議東歸蒲阪遂取高陵標陽馮翊入于

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摠御戎馬發自

三原復至武功縣駐焉貢章奉辭迴軍赴蒲阪今

從唐年補錄舊紀

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

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

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

康懷英即康懷貞後避梁均王友貞名始

改名懷英斯時未改也史雜書之

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

蒲南

蒲漢古縣唐屬隰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九十五里按漢蒲反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河東郡又有蒲

子縣春秋晉公子所居蒲城也汴州長垣縣古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以蒲名者蓋非一處宋白曰

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為長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隰川後魏孝武帝於蒲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

元年於廢縣置蒲子縣取古蒲子為名隋大業二年改為蒲縣移今理

叔琮夜帥衆斷其

歸路

帥讀曰率斷音短

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

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盜發簡陵

簡陵懿宗陵

西川

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弃鎮奔鳳翔王建以劍

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

光啓二年升興鳳二州為感義軍節度使時僖

宗在山南欲以捍東兵也文德元年感義軍增領利州至乾寧四年更感義軍曰昭武軍徙鎮利州李茂貞既兼山南欲以鎮兵捍王建而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

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

上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

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旣以非

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

謂處事當皆如國法

若有不可必準故

事

謂貶竄之也

怒目視之

怒奴古翻

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

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

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

史言昭宗以酣醕納侮

戊午氏叔琮

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

陳讀曰陣

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恐懼

恤許拱翻

德威出

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

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

重委弃畧盡

重直用翻

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

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

李克用親兵皆代北

雜虜最為驍勁

至清源

清源縣在晉陽南五十里

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

衆寡

不敵故走

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

晉陽有晉王祠

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

汾水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界休縣之介山綿山

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

每行圍

行下孟翻

褒衣博帶以示閒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

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

在此必能固守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塞旗賊多驚擾梁太

祖實錄

三月癸丑虜衆悉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

虜大敗北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

數人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

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止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

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乃燒營而遁按紀年王勿為此

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實錄誤

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

寡地處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

環音宦

以積久制我

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

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



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

代北之地謂之北川以陁嶺之北皆平川也

安知遠

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

王行瑜死見二百六十卷乾寧

二今日反効之邪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年

事乃得復歸

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僖宗廣明元年幾居依翻

今一足出城則禍

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

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

晉陽

晉陽北至忻州一百七十餘里復扶又翻

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

衆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

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

興平縣在長安西武功縣在長安西北

李嗣昭

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

數所角翻將即亮翻下同

斬首

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

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

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

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

兵少力疫故閉境養晦以俟時

克用以使引咨幕府

使引節度府所行文引謀事曰咨今北人以文書達於上曰咨使疏

吏翻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

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

度貯丁呂翻徒洛翻

掌書記李

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

德神固害盈

書咸有一德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易謙卦彖辭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聚斂寧有盜臣

大學載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斂力贍翻

苛政有

如猛虎

記檀弓載孔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

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

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齊庫旣焚晏嬰入賀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

之藏臺火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李襲吉以爲齊庫焚而晏

嬰入賀益  
別有所据

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

溫公讀此語感熙豐之政益深有味

乎其言也改作何如舊貫

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韓建

蓄財無數首事朱溫

事見上卷上年十一月

王珂變法如麻一朝

降賊

事見上卷上年正月珂丘何翻降戶江翻

中山城非不峻

謂王郛不能守定州城

蔡上兵非不多

謂秦宗權恃衆卒為朱溫禽自韓建以下又以克用耳目之所睹記者動悟之

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

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

去羌呂翻

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

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

制理猶言制治也避唐廟諱

錢穀有句

出納之籍明則姦弊自無所容句讀曰鉤

刑法有律

依律定刑則吏手不得而輕重

誅賞由

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

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

安而自安外破元凶

元凶指朱溫

內康疲俗名高五霸

杜預曰五

霸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又

道冠八元

冠古玩翻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至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於率問閭定間架增麴蘖

麴魚列翻

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

為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

喜許記翻

河東甚

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

比者帑藏空虛

比毘至翻帑他浪翻藏才浪翻

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

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

與同保此乎

此高歡告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既得天下兒郎寒冷遮馬邀求以養成驕軍之禍

得非此語誤之邪

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

如此語則克用之意益有待也

莊宗得天下之後豈不復記憶此語邪治直之翻

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為

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

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覲神器

來緇證翻

此

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

謂自朱邪執宜以來皆輸力於唐室

勢

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

詩酌之篇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

傳曰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曰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

以待其

衰奈何輕為沮喪

喪息浪翻

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

奏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劉夫人

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

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

上以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

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

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

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

平盧軍青州武寧軍徐州奉國軍蔡

州朱瑾等皆遙領耳

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

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

張濬之子也賜姓李

考異曰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齎御札自巫峽間

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為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為都統討太原退軍朝貶韓建力救不赴貶所只在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濬一門



盡遭殺戮按此年濬未死  
賜儼姓見此年十月注

夏四月丁酉崔肩自華州

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

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肩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

酒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鼗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

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為于偽翻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

發兵赴難難乃旦翻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乙

巳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

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婪盧舍翻

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為中國所破

事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三年恐

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

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兵部侍郎參知機務盧光啓

罷為太子太保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

顧全武為淮南兵所禽見上卷上年秦裴降錢鏐見二百六十一卷光化元年錢鏐大喜遣裴

還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昭於莫谷

莫谷即漢谷在奉天

城大破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

為後繼昭降汴復舊姓張

本五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稱刺史

薛史朱褒

溫州人兄弟皆為本州牙校刺史胡璠卒  
誕據郡朱褒逼誕而代之與通鑑稍異

鳳翔人聞

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已未全忠

將精兵五萬發河中

考異曰金鑒記五月三日岐馬步軍敗迴戈傷中不少八日開四

面百姓盡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汴帥於郿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按編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遊兵耳實錄據金鑒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在石鼻乙丑至橫渠已已駐師城南誤也至東渭橫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

平章事之上當有同字

宦

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

洎渠至翻

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

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

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

移文稱有疾上亦自不許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

進爵越王

自郡王進爵國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

居喪者寢苫枕塊故曰草土

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

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

九域

志虢縣在鳳翔府南三十五里宋白曰虢縣禮記注謂虢為郭在武都南一百里有虢叔城是也又案地理志

云號漢併於雍今號縣後魏立為武都郡後周大統十三年遷同州洛邑縣城於武都城西置洛邑縣隋大業

三年改洛邑為號縣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

宣田

楊行密馮弘鐸以昇州居二鎮之間

常不自安然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

道寧國節度使田頔欲圖之

顏居筠翻

募弘鐸工人造戰艦

艦戶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

顏曰第為之

第但

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

弘鐸先擊顏弘鐸從之帥衆南上

說式芮翻上時長翻

聲言攻洪

州

鍾傳據

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

楊行密時為南

面諸道都統故欲制其行師進止

辛巳顏帥舟師逆擊於葛山大破之

新書作曷山當從之張舜民柳行錄曰褐山磯在大信口稍西南去蕪湖縣四十餘里帥讀曰率

甲

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號縣之北大

敗而還

將即亮翻下同還音旋又如字

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

孔勅出散關

勅渠京翻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自諸葛亮以來多以自蜀出師為出散關今

朱全忠自號縣遣孔勅進攻鳳州為出散關彼我之說也

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

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

宮耳

朱全忠借正說以行其謫朝直遥翻

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

之環音官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暨號縣幸未文通涸兵驟出布陳俟敵我之將卒躍進決闕始

辰暨午寇大敗屍仆萬餘人命諸軍徙寨逼其壘自是岐人繼出師靡不喪衄六月乙亥上以盤屋有博野軍

與岐人往來以窺我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勅領兵由大散關取鳳州按六月乙亥朔無辛未前云丁丑後

云辛未又再云六月皆誤從唐實錄馮弘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僖宗光啟

元年張雄據上元雄死弘鐸繼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之至是而亡楊行密遂有昇州

使犒軍且說之曰說式芮翻公徒衆猶盛胡為自弃滄海之

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

鐸左右皆慟哭聽命衆心既攜馮弘鐸欲不歸楊行密其可得乎弘鐸至東

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

從才用翻

常服不持兵

升弘鐸舟慰論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

給甚厚

館古玩翻

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廼詣行密求潤

州行密不許公廼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

至是行密謂公廼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廼謝曰將吏

各為其主

為于偽翻

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事

馮公無憂矣

為田顯朱延壽之亂尚公廼盡忠力於楊行密張本

行密以李神福

為昇州刺史

楊行密用李神福刺昇州以橫制宣潤

楊行密發兵討朱



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

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

黃巢作亂

高駢不臣江淮之運不復至京師故其路久不行塞悉則翻

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

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艇

鼎翻載昨代翻

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

為徐溫竊楊氏三世國命以成養子

本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秋七月孔

勅取成隴二州士卒無鬪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

關歸

九域志鳳州西至成州二百七十里北至隴州二百五十里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亦二百五十里孔

勅自鳳州西取成州自成州北取隴州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三州時皆屬李茂貞又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關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達徙築安戎關於隴山由是謂大震關為故關今隴州之西有故關山又西南則清水縣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達奏伏以汧源西境切在故關雖有隄防全無制置僻在重岡之上苟務高深今移要會之中實堪控扼伏乞改為安戎關

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

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

譟諠聒也

親吏

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

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

腕可斷

腕烏貫翻斷音短

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

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

學士勿以死為戲

時韓誨等使二中使監學士院以防上與之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以

俛不肯草制故怒

俛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

卽命罷草

罷草制也

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

麻可宣

班定謂百官立班已定也學士不草制故無麻可宣

宦官喧言韓侍郎不

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

見賢

陛下命相而學

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

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

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

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

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語牛倨翻李茂貞因此會當

於邠州安置貽範言將出貽範乃止保大節度使李茂勲

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貞孔勅擊

之茂勲遁去茂勲茂貞之從弟也從才用翻初孫儒死見

百五十九卷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悍下罕

景福元年翻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

它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

土人謂浙西人也

鏐如衣

錦軍

錢鏐臨安人既貴改所居營曰衣錦營又升曰衣錦城每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命

右武軍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

治衣錦軍溝洫帥讀曰率治直之翻

洫泥逼翻

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

從甲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

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

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

迎候兵者許再思以

錢鏐將還領兵迎候

進逼牙城鏐子傳瑛

瑛音英

與三城都指揮使

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

及龍泉

龍泉即龍井在杭州城西  
南風篁嶺上去城十五里

聞變疾驅至城北使

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

隅踰城而入

宋自高宗駐蹕杭州以杭州牙城為  
宮城東北隅則今之和寧門外也

直更

卒憑鼓而寐

更工衡翻  
鼓更鼓也

鏐親斬之城始知鏐至武安

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

九域志新城縣在杭  
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徐

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

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

九域志湖  
州南至杭

州一百五十五里靈隱山在杭州  
城西十二里有靈隱寺難乃旦翻  
綰伏兵擊殺之初鏐

築杭州羅城

事見二百五十卷景福二年

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

為固矣掌書記餘姚羅隱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人以隱

言為驗

樓謂城上敵樓也樓外向所以禦敵今徐綰據杭州羅城而錢鏐自外攻之故人以羅隱不若

內向之言為驗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汴將倪章邵

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

追之幾入西門

幾居依翻西門鳳翔城之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戶部

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

明日視事

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

言假道以勤王

山南西道

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

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修業謂宗播曰公

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

柳修業王宗播元從孔目官也王宗播許

存也歸王建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為于偽翻

宗播令其衆曰吾與汝曹決

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

武德三年分利州之綿谷置金牛縣寶歷元年省入興元府西縣今三泉縣東六十里有金牛驛輿地廣記大

劒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欲伐蜀而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



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伐蜀滅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金牛驛褒城漢褒中縣古褒國也隋改曰褒城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四十五里又有褒城鎮軍校秦

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

創膿潰鏃出

王建髣髴吳起吮疽太宗吮血之意校戶教翻舐直氏翻創初良翻

王宗播

攻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

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

帥讀日率

繼密請降遷於成都

光化二年

李繼密得興元至是而敗王建遂并有山南西道降戶江翻

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

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

李繼密從李茂貞茂貞犯獵畿甸繼密益

預有罪故 王建云然 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

見諸將陵易之

易以鼓翻

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

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

誚才笑翻勝音升

詔以王宗滌

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

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

之

宗滌本姓華名洪更姓名見二百六十一卷乾寧四年

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

以飛語

佶巨乙翻復扶又翻

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

蜀略平

東西川及漢川為三蜀詰去吉翻

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

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

飲於禁翻成

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

為于偽翻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

營涕泣謂其有勇畧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為之罷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也為於偽翻

喪息浪翻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

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為王建太子元膺殺唐道襲張本

九月

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

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

窺此舉一歲矣

朱全忠自去年冬舉兵至此時幾一歲從才用翻

今茂貞已困

柰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

誘致之

譎古穴翻  
誘音酉

募有能入城為謀者

謀達協  
翻間也

騎士馬

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

錄收恤  
之也

全忠惻

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

至當出兵逐之

逐魚駕  
翻迎也

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

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

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

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

營

近其  
斬翻

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

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

騎據其城門

遮其歸  
路也

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

藉慈  
夜翻

殺

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

喪息  
浪翻

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

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

復扶  
又翻

全忠表季昌為

宋州團練使

賞其  
謀也

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歐  
史

高季昌董璋皆為汴富人李讓家奴世呼為李七郎者也朱全忠養以為子更姓名曰朱友恭十國紀年以為

友恭本壽州賈人李彥威通鑑從之今按歐史據薛史十國紀年與王舉天下大定錄同

戊申武

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王建又并有洋州之地

辛亥

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

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

蚰與周翻蚰以然翻蚰蟲也多涎天陰

雨則出行地皆有跡穿壕塹如蚰蜒行地之狀故謂之蚰蜒壕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

吠使營中知所警備鈴架者繞營設架掛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癸亥以茂貞為鳳

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武定昭武時已為王建所取

或勸

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

徐許徐綰許再思也難乃旦翻下同

杜建徽按劒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

乎復扶又翻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

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

之亦往也廣陵楊行密所治

鏐曰

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頔田頔至淮南助之不可敵

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

難乃旦翻事見二百五十八卷

大順二年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

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

質音致

鏐命其子傳瑋

為全武僕

瑋力弔翻又力小翻

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

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瑋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

半賂閹者逃去

安仁義號淮南名將居專城之任而門關出入之禁不嚴非善守者也

綰

等果召田頽頽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

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

廨古隘翻

無為殺士卒鏐報曰

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

帥所類翻  
亟紀力翻

又何大言頽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

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

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為衢州刺史

觀此則當時諸州制置使在刺史下顧

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頽得志必為王患王召



顏還錢王請以子傳璫為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

傳璫

說式芮翻妻七細翻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

考異曰十國紀年注李昊蜀

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為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禍改姓名為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濟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遷右拾遺濟為朱全忠所害播自長水奔鳳翔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密與朱全忠書云選張述於諫省俾叩命於敝藩授秩執金賜編屬藉新舊唐書昭宗紀及濟傳皆云天復三年十二

月全忠殺濟於長水然則儼來使時濟猶未死述字與休字相亂或一名播乎實錄是月始以儼為江淮宣諭

使以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書則儼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春全忠既

克鳳翔儼遂留淮南不敢歸朝耳

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

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玄宗詔天下州

郡皆立紫極宮以奉玄宗皇帝下戶嫁翻

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

為興州刺史

王建又併有興州宋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也蜀置武興督後魏為武興鎮後改

為東益州隋改州為順政郡唐武德置興州因武興為州名

戊寅夜李茂貞假子

彥詢帥三團步兵奔於汴軍

帥讀曰率下同

已卯李彥韜繼之

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

考異曰實錄庚辰司馬鄴奉

表壬午對全忠使司馬鄴薛居正五代史司馬鄴傳云大軍在岐下遣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實錄作鄴誤也

甲申又遣使獻熊白

陸佃埤雅曰熊脂一名熊白熊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

俗呼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繒慈陵翻上皆先以示李茂貞

使啓視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

和復扶又翻下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掠楚交翻丁亥全忠表

請修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

延續齋詔賜全忠內使卽中使往往梁臣避朱全忠名改中為內耳續戶外翻又戶對翻

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

降者衣於旣翻降戶江翻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縋馳偽翻及

因樵采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

不為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

北垣外增兵防衛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

勲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

阪音反

與城中

舉烽相應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詔學士院二使皆不

在詒古廻翻又翽正翻二使二中使之直學士院者韓全誨等置之以防上密召對學士前此怒韓偓者即

其人也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

上速還恐為它人所見上遽去朱全忠遣其將孔勅

李暉將兵乘虛襲廊坊

廊音夫下同

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

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鄆州城下

九域志坊州北至鄆州一百一十里

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鬪至午鄆人

始敗

格鬪者短兵接鬪兩兩相當以力角力

考異曰

編遺錄十二月癸酉遣孔勅李暉領兵襲鄆州以

牽李周彛之兵已亥我師攻陷鄆州

李暉權知鄆時軍事不數日周彛乃遣幕賓投分通好

然後上許抽兵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鄆帥李周彛

統州兵萬餘人屯于老聃祠之下上命孔勅李暉乘虛

襲取之壬子勅等破中部郡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

進五鼓及其壘克之按癸卯距已亥近六十日鄆汴相

守豈得全不交兵

擒留守李繼瑋勅撫存李茂勲及將

今從唐梁二實錄

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勲聞之引兵

遁去

重戰輕防此李茂勲之所以敗也厚撫其家以攜之茂勲所以歸心於朱全忠也

汴軍每

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

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

詬古候翻又許候翻

是冬大雪城

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已為人所弔

勝音

升呂古瓦翻

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侍

亦竭

侍丈里翻

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

以充用削漬松栴以飼御馬

栴方廢翻斫木札也詳見辯誤飼祥吏翻

丙

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癸亥朱全忠遣人

薊城外草以困城中

薊它計翻  
除草也

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

門行宮  
門也

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檢數為韓偓經

營入相

度徒洛翻數所  
角翻為于偽翻

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

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

訖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

汚烏  
路翻

田頽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

造朱郁拒破之十二月李茂勲遣使請降於朱全忠

更名周彝

更工  
衡翻

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

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

書曰

遺唯季翻

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

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

力

弊甲彫兵用戰國張儀語牛殘為彫

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

輿播遷

乘繩證翻

公能協力固所願也楊行密使人召田

頽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

顧全武之說行矣

庚辰頽將還

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

質音致妻七細翻

鏐謂諸子

謂語之也句斷

孰能為田氏婿者莫對鏐



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

吳夫人泣曰柰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紓緩也難

乃旦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當此之時錢鏐置後之意固已屬于

傳瓘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敵情巨測不敢開城門直出故縋而下顏

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以其不肯出質

也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客車蓋亦孫儒散卒

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帥讀曰率溫州將丁章

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僖宗中和元年朱褒陷溫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章

據温州田頔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

由是恨璋

為錢鏐圖陳璋張本按田頔時鎮宣州九域志宣州南至歙州自歙州南至睦州自睦州

南至婺州自婺州南至處州自處州東至温州其路徑捷今自温州取道衢州者蓋睦州兩浙巡屬其守不與田頔通頔使不敢由此道也自衢州取婺州自婺州取處州自處州取温州更無他岐時盧約據處州亦兩浙巡屬也錢鏐不恨約而恨璋以盧約猶是羈縻而陳璋乃其部曲將故也

丁酉上召李茂

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食議與

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

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

十六宅諸王上之兄弟及羣從也在內諸王及公主皇子皇女

也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

湯餅者礱麥為麵以麵作餅投之沸湯煮之黃庭堅所謂

煮餅深注湯是也程大昌續演繁露曰釋名餅併也漉麥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各隨形名之

今亦

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

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

長安大明宮城門有左右銀臺門而鳳翔行宮

亦設此門示若在長安宮中也

誼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止為軍容

輩數人耳

為于偽翻

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

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

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

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乾寧元年

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

降戶江翻

復姓苻名道昭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

州

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為阻而實鄰境也考異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圖自稱

知州事按十國紀年歐陽修五代史光稠傳開平五年方卒新紀誤也使其子延昌守之

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

陟以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

會江漲餽運不繼

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汴流而上江漲則水湍急不可以汴餽運

由此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

於山谷以羸弱挑戰

羸倫為翻挑徒了翻

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

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岳州刺史鄧進思

卒弟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

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

好呼到翻

以忠義自許為治

有聲迹

聲聞于時而治有實迹所謂名與實稱好呼到翻治直吏翻

朱全忠圍鳳翔

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

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

乘繩證翻衿音  
今屏必郢翻

豈得坐視天子

困辱如此各擁疆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

書遺于季翻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

夫音扶復  
扶又翻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

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  
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號華等州

諸州皆朱全忠所有之地鄆  
音運陝失冉翻華戶化翻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

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鄩徐時  
林翻

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

朱全忠攻鳳翔使葛從周悉泰

寧之兵屯邢鄆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訶其虛實及兵

所從入

詞古永翻又翻正翻

丙午鄆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

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

牙比必利翻及也軍城泰寧軍

人異處營屋之立自唐然矣

考異曰舊紀丙午青州

牙將劉鄆陷全忠之兗州又令牙將張厚入奏是日亦

竊發於華州殺州將婁敬思唐太祖紀年錄是年四月

青州帥王師範將劉鄆竊據兗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輩

戈甲十乘至華州為華人所詰因竊發燔其鄆殺華州

指揮使婁敬思而去新紀丙午師範取兗州梁太祖實

錄丙辰青州綱將亂於華而敗是日劉鄆陷我兗州唐

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歷丙辰正月四日丙午十四日編

遺錄云魏師及朱友寧告急劉鄩正月四日襲陷兗州  
與紀年錄等同梁太祖實錄多謬誤恐難據今從諸書  
移置丙午唐祖補紀  
云天復二年尤誤  
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

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

省悉景翻鄩料從周必還攻兗

州故善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  
視其家

華州東城

帥讀曰率下同

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

徒大呼

呼火故翻

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

天復

元年十二月崔胤帥百官遷於華州事見上卷

不克

為崔胤所拒遂不能克華州

走至商州

追獲之

九域志華州南至商州一百八十里

全忠留節度判官裴廸守大



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

走卒謂卒之備趨走者後漢志有門闌走卒

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

屏必郢翻又卑

正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

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

亟紀力翻將即亮翻下同

友寧召葛

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

并將之

為朱克寧戰死朱全忠後夷王師範張本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

見賢

遍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

對易以

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

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

內養亦宦

者也帥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

御食使掌御膳亦唐末所

置內諸司

使之一也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

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

樞密分東西院東院為上院西院為

下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

廷等十六人

處昌呂翻

已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

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

考異曰舊紀丁巳蔣玄

暉與中使押送全誨等二十人首級告諭四鎮兵士回  
鑒之期新紀正月戊申殺全誨等唐太祖紀年錄正月

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繼筠觀軍容韓全誨張彥弘  
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囊盛押領  
出城以示朱溫金鑾記六日誅全誨等唐年補錄正月  
癸卯賜朱全忠詔唐補紀云天復三年二月誅全誨等  
八人其全誨等伏誅日今從金鑾記實錄新紀按金鑾  
記唐年補錄唐實錄後唐紀年錄載六月所誅宦官名  
可見者全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鑾記云是夜  
處置內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二  
首級紀年錄殺全誨等二十二北夢瑣言亦云二十  
二人首新傳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  
韋處廷等二十二二人若并繼筠等數之則多一人若只  
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如金鑾記是夜又誅十九人則多  
一人或者二  
人名不見歟

曰邠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

間古

不欲協

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

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

朱全忠先此以

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今蓋為四鎮觀察判官

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

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

官赴行在

帥讀曰率

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

薛史載莊宗朝段徊奏曰

唐制或歲時災歉國用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羣臣

言甚切至悉復

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于胤辭甚卑遜

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

是非胤始來

崔胤其初所以未敢來者待朱全忠之命耳然君命累召而不來朱全忠一書而遽

至人臣事君者必  
知所先後輕重矣

甲寅鳳翔始啟城門丙辰全忠巡諸

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遣兵擊

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

詰其故

二夫人于內命婦爵秩有國郡之殊  
詰者詰其已和解而復遣兵相擊

全忠遣親

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

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

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

嗚呼唐昭宗惟幸于  
得出徐令全忠取平

原茂貞必不敢距豈知夫婦委  
命于全忠不復有能取之者乎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

戊平原公主嫁宋侃

嫌于同姓嫁娶故復侃本姓

納景王妃蘇氏

古者

猶謂師昏為非禮唏矣

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

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

鳳翔幸金忠營金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時客

省使蓋通知閤門事故令宣旨釋罪

去三仗止報平安

唐制正衙有親勳翊三衛立仗左右

金吾將軍以一人報平安去三仗者恐全忠以羽衛之

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昭宗佯

為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為吾繫鞋梁祖不得已跪而

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

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

其後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按全忠時擁十萬之

衆昭宗方脫茂貞虎口託身全忠豈敢遽為此謀或者  
欲効漢高祖之折黥布亦恐昭宗不能辦耳今不取去

羗呂以公服入謝唐章服之制有朝服公服朝服具服也公服從省服也全忠見

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

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

行全忠單騎前導十餘里上辭之此皆朱全忠繆為恭敬也全忠乃

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從才用翻下同

分扶問翻友倫存之子也存全忠仲兄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

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帥讀日率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

車駕至鳳翔貶崔胤官今復之

已巳入長安

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

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

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

神策

軍入衛苑中自代宗魚朝恩始德宗貞元末始分為左右從才用翻

自是參掌機密奪百

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

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

朝直遥翻

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

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



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

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

考異曰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

已下七百人並賜死於內侍省金鑾記二十八日處置第五可範已下四百五十人太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

人及隨駕鳳翔羣小二百餘人一時斬首于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肩全忠議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

人于內侍省梁太祖實錄已已翌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仍命畿內及諸道搜索處置以

盡厥類唐年補錄云誅宦官七百一十人按舊紀編遺錄皆云正月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寶運

錄金鑾記唐年補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新唐紀或云已已翌日或云二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肩雖奏云罷

諸司使務追監軍赴闕其實即日已擅誅之至二月癸酉始下詔賜死故昭宗哀而祭之耳  
冤號之

聲徹於內外

號戶刀翻  
徹敕列翻

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

之使疏吏  
翻下同

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

宦官品  
秩之卑

者衣黃洒所賣翻又如  
字掃蘇報翻又如字

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

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

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

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

謂左右神策所統  
內外八鎮兵也

以崔肩兼

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

禁人主自幼及長

兩長知翻

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

見有時可嚴憚也

見賢遍翻

其間復有性識儼利

儼許緣翻智也

疾也利也

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

同相吏翻

受命則無

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効

迕五故翻稱尺證翻慝與慝同詰叶翻

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

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

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

論語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明也已矣朱熹註云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者也

於是

黜陟刑賞之政潜移于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  
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  
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孟翻然皆假  
人主之權依憑城社宦官在人主左右有所依憑如城狐社鼠不畏熏燒以濁  
亂天下未有能劫脇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  
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虺許如唐鬼翻  
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  
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

是崇是長

宋祁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

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玄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長知兩翻

晚節令高力

士省決章奏

省悉景翻

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

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

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叅豫軍謀寵過而驕不

能復制

復扶又翻

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

悸其

季代宗踐阼仍遵履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

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

賈誼曰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

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注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天子裘衣也朝直遥翻下同陵宰

相如奴虜是以來填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

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

陝失冉翻

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

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壑僕固懷恩冤抑無

訴遂弃勳庸更為叛亂

更工衡翻改也

德宗初立頗振綱紀

宦官稍絀

絀讀曰黜

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

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

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

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歷狎暱羣小

璀七罪翻暱尼質翻

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

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

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至自

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

可救藥矣

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  
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  
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育音荒鬲也心下為膏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

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况李訓鄭注  
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  
譎古  
穴翻翦累世膠固之

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

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

乎  
瘖千金翻  
赧奴板翻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搔首自謂

畏之况懿僖之矯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



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污宮闕

污烏故翻

兩幸

梁益皆令攷所為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

任不得其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

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

臣之心

李茂貞本宋文通以軍功賜姓名

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

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

莎素何翻華戶化翻

崔昌遐無如之何

崔肩字昌遐通鑑稱其字避宋朝太祖廟諱也

更召朱全

忠以計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

糗去

久翻構  
音備

王侯斃踣於飢寒

踣蒲北翻

然後全誨就誅乘輿

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子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

此論歷叙唐宦官之禍其  
事皆具見前紀乘繩證翻

然則宦官之禍始于明皇

盛於肅代成于德宗極于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

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始哉

易坤之初六曰履霜  
堅冰至象曰履霜堅

冰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文言曰臣弑其此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

官鬻獄沮敗師徒

敗補邁翻

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

之官

侍寺音

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

詩有巷伯之篇禮有寺人之職

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疾惡

周幽王之時寺人傷于讒而作巷伯之詩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寺人披之

事君

左傳晉獻公信讒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出披斬其袪及其反國披請見

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子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

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予何有焉今君即位

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卻之難告公由是得免

鄭衆之辭賞

事見四十八卷漢和帝永

元元

呂彊之直諫

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二年五十八卷中平元年

曹日

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

避權

事並見前紀

張承業之竭忠

事見後梁紀

其中豈無賢才

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

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

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

橫戶孟翻

豈可不察臧否

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

否音鄙薶它計翻獮息淺翻杜預曰獮殺也

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漢

事見漢靈獻紀

崔昌遐襲之于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

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

惡鳥路翻

患木之蠹而伐

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

見論語

斯之謂矣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  
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  
駕東歸乃罷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  
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  
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

洪將駱殷成永興弃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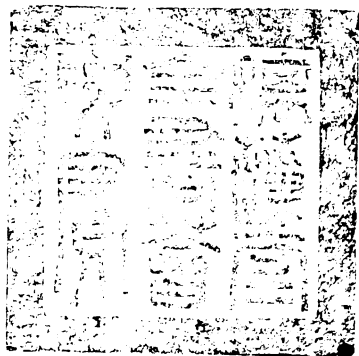
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永興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新陽縣隋改新

陽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域志在鄂州東南四百五里今壽昌軍即其地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膳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五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八十

起昭陽大淵獻二月盡閏  
逢困敦閏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

天復三年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府所除官一

切停

比毗至翻近也停所除官者以  
皆出李茂貞韓全誨之意也

時宦官盡死

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

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

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它囚以應詔

禋伊直翻嚴遵美時隱蜀之青城山甲戌門下  
据通鑑所書程匡柔蓋楊行密匿之

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  
沂王禮皇子也禮一

作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

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

廣考異曰舊傳帝還京後赦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扆奏云云按是時未赦恐止是降詔

書或赦前扆議如此故肩怒耳崔肩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

皆韓全誨所獻

獻宋柔等見上卷元年

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

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

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

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

屬之欲翻

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

而歲計之有餘也

用莊子語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

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

蘇檢盧光啓皆鳳翔所命相崔胤惡其黨附韓

全誨李茂貞故殺之一說檢長流環州唐太祖紀年錄初從幸鳳翔命盧光

緒異曰實錄檢光啓並賜自盡

啓韋貽範為相又命蘇檢平章事及車駕還宮胤積前事怒之不一月皆貶謫之左遷陸扆沂王傅王溥太子

賓客蘇檢自盡續寶運錄二月五日應是岐王駕前宰  
臣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新紀朱全忠殺蘇檢  
盧光啓舊肩傳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  
等作相及還京肩皆貶斥之新光啓傳云檢長流環州  
光啓賜死與寶運錄注同  
檢流環州不見本出何書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

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

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

難功臣

難乃旦翻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諸道兵馬

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肩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濮王長

帥所類翻濮博木翻長知兩翻

肩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請之已卯

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

考異曰金鑾記上曰朕以濮王處長云云新傳帝十七子德

王裕棣王翊虔王禩沂王禔遂王禕景王祕輝王祚祁

王祺雅王禎瓊王祥端王禎豐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

王祐頴王禔蔡王祐何皇后生裕及祚餘皆失其母之

氏位舊傳云昭宗十子無端王禎以下七人按新舊傳

昭宗諸子皆無濮王孫光憲續通歷濮王名糾昭宗之

子母曰太后王氏哀帝被殺朱全忠冊糾為天子改元

天壽明年禪位於梁此乃光憲傳聞謬誤也昭宗

亦無王皇后金鑾記所云漢王蓋德王改封耳 庚辰

加全忠守大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盾為司徒兼侍

中盾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

稟筆錦翻 朝

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

黨附宦官者可罪扈從天子者何罪

邪朝直

刑賞繫其愛憎

愛者賞之憎者刑之

中外畏之重足一迹

重直龍翻史言崔盾

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

怙權不知死期將至

節度使

寧遠軍容州時為龐巨昭所據五季以來有名號節度使此類是也

全忠表苻道

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

之往也

不

得至而還

岐兵塞道故不得至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

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

欲用偓為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

崔盾惡其分已權

惡烏路翻

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

見賢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

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

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謂朱全忠也臣得遠貶及死

乃幸耳不忍見篡弑之辱嗚呼韓偓何見之晚也然昭宗聞偓此言亦何以為懷哉

惟有縱酒而已已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

茂貞不敢違遽歸之平原公主嫁茂貞子壬辰以朱

友裕為鎮國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壬辰以興德府復為華州賜名感化軍以友裕為節

度使按編遺錄天祐三年閏十二月乙丑敕鎮國之號興德之名並宜停薛居正五代史地理志華州梁為感



化軍梁功臣傳天復三年友裕權知鎮國軍留後今從實錄

乙未全忠奏留步騎

萬人於故兩軍

時神策兩軍已散而營署尚存

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

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

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唐北門禁衛之兵皆屯於宮苑百司庶府及南衙諸衛皆分居皇城之內百官私第及坊市居人皆分居朱雀街之左右街今全忠悉以腹心為使則京輔之權一歸之矣去虺得虎昭宗之謂也

戊戌全忠辭

歸鎮

辭歸大梁

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

令於樓前上馬

示寵異之也前上時掌翻

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

進和胡又進楊柳枝辭五首

楊柳枝辭即今之令曲也今之曲如清平調水調歌

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皆唐季之餘聲又唐人多賦楊柳枝皆是七言四絕相傳以為出於開元梨園樂章故

張祐有折楊柳詞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

獨送至霸橋

以唐制驛程考之霸橋驛當在長樂驛東三十里

自置餞席夜二

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

復扶又翻

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

樂至四鼓乃罷

史言帝徵召不時宴飲無節

以清海節度使裴樞

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裴樞以朱全忠之薦而相以忤朱全忠之意而死白馬之禍皆

自取也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

橫戶孟翻

克用曰

肩為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

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史言李克用有識朝

直遥翻

朱全忠將行奏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寵

澤遣大臣撫慰俾知臣意進奏吏以白克用

河東進奏吏也克

用笑曰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

有事淄青謂攻王師範史言朱

全忠狡譎李克用已逆知其情特居蟻翻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

範弟師魯圍齊州

朱全忠并兗鄆遂兼有齊州九域志兗州北至齊州三百六十里

朱

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

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

劉鄩取兗州見上卷本年正月

友寧進

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淮南

將李神福圍鄂州

是年正月楊行密遣李神福攻杜洪事始上卷

望城中積荻

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

偽為于

建峯未之信時

杜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乘輕舟至澗口

澗口在武口之上對岸即夏浦澗書涉翻

舉火炬於樹杪

杪弭沿翻

洪以為救兵

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帥府

事

輝王冲初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則天下兵權盡歸之矣

知温州事丁章為木

工李彥所殺

丁章得温州見上卷二年未  
有朝命為刺史止稱知州事

其將張惠據

温州

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

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

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康懷英當作懷貞  
是時未改名也

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為

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勲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

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

言絕全忠則道路梗  
塞併絕朝廷貢奉

殷從之

馬殷附汴之  
心自此堅矣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

將韓勅將萬人屯澠口

勅渠京翻

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

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

語牛倨翻曰語者無朝廷詔敕

以意諭之

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

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

艦戶黠翻

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載

署解舍也言其舟長闊和其荆州皆載其上舟當作州

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

齊山言其高也截海言其長也劈浪言其

輕疾也劈匹歷翻

掌書記李珣諫曰

珣它鼎翻

今每艦載甲士千人

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

剽匹妙翻輕苦定翻

難與角

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

武陵謂雷彥威長沙謂馬殷

豈得不為反顧

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

九域志巴陵東北至鄂州三百五十里

大軍

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

矣楊行密時封吳王故謂其兵為吳兵

汭不聽珽愷之五世孫也

李愷天寶之末

死於安祿山之難珽後歸中原仕於梁

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

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

好呼剋

全忠遣

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

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

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

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

王建以多馬銜王殷殷遠歎服非善覘者也宿

秀建本騎將

王建從楊復光起許州及扈從昭宗皆為騎將

故得蜀之後於文

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

史言蜀中互市可以得西蕃之

良馬然王建取興元而得騎五千則東西川之馬亦必多此一萬二千之數蓋集成都近州耳

五月

丁未李克用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叛降劉

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

李存審即符存審降戶江翻

仁恭遣將以兵五萬救敬暉嗣昭退保樂安

畏燕兵敬之彊也



暉舉衆弃城而去

乘嗣昭之退弃城而走

先是振武將契苾讓

先悉

薦翻契欺訖翻

逐戍將石善友據城叛嗣昭等進攻之讓自燔

死復取振武城殺吐谷渾叛者二千餘人

吐谷渾自赫連鐸與克用

作敵鐸雖敗死其部落終未肯心服故屢叛

克用怒嗣昭存審失王敬暉皆

杖之削其官

爾朱榮以失万俟道落而杖爾朱天光事亦如此

成汭行未至

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勲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

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荆江口

大江自蜀東流入荆州界

謂之荆江荆江口即洞庭之水與大江之水會處

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

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關志

此言成汭李之將士也

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

覘又丑廉翻謂諸將曰

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

屬之欲翻易以鼓翻

當急擊之壬

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

君山

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亦名洞庭之山巴陵志曰湘君所遊故曰君山將即亮翻

大破之因風

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

僖宗文德元年成汭襲據荆南至是敗亡

考異曰新紀彥威之弟彥恭陷江陵今從編遺錄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十國紀年皆云汭未至鄂渚江陵

已陷將士亡其家皆無關志按新紀十國紀年皆云壬子汭敗死壬子此月十二日也而編遺錄云二十二日

陷江陵今不取北夢瑣言云天祐中汭死尤誤也

獲其戰艦二百艘艘蘇韓勅

聞之亦引兵去許德勳還過岳州刺史鄧進忠開門具

牛酒犒軍德勳諭以禍福進忠遂舉族遷于長沙

僖宗光啓

二年鄧進忠取岳州傳弟進忠至是而亡

考異曰馬

氏行年記天復三年自荆南振旅還遂入岳州降刺史

鄧進忠九國志楚世家天祐二年七月岳州刺史鄧進忠帥其衆來降許德勳傳云天祐二年領兵畧地荆南

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新紀全用九國志年月湖湘故事言開平中收荆南回進忠以城降又載何

致雍天策寺碑銘云乃克桂林乃襲荆渚彼岳之陽旋師而取天祐二年十月朱全忠謀討襄州趙匡凝九月

克襄州始命楊師厚攻荆南然則七月許德勳何繇畧地荆南蓋九國志之誤天復三年成汭敗死德勳及雷

彥威襲江陵還取岳州與何致馬殷以德勲為岳州刺史碑意畧同故以行年紀為据

史以進忠為衡州刺史雷彥威狡獪殘忍有父風

獪古外翻

雷彥威父滿

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李茂

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為尚書令在全忠上

朱全忠守中書令茂貞為

尚書令官在其上

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

崔胤

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

此崔胤所判六軍也

名存實亡侍衛

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

百人合六千六百人

六軍各軍步兵千人騎兵百人合六千六百人

選其壯健

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

格召募於市

朱全忠自此疑崔胤而有圖之心

朱全忠表潁州刺史

朱友恭為武寧節度使

朱友寧攻博昌

博昌漢縣唐屬青州十三

州志云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後唐避廟諱改曰博興九域志博興在青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管下有博昌鎮

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

今閬府州軍皆有客將主

贊導賓客蓋古之舍人中涓漢之鈴下威儀之職唐末藩鎮置客將往往升轉至大官位望不輕

捍至

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

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

盡屠之

以爭城而戰殺人盈城朱友寧之隕身喪元未足以謝冤鬼也號戶刀翻聞音問考異曰唐太

祖紀年錄師範之舉兵也朱溫令朱友寧討之三月巳酉朱溫至汴州大舉魏博四鎮之衆十萬擊師範朱友寧楊師厚攻博興旬餘不下攻城之衆死者太半俄而朱溫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翌日而拔城中無少長皆屠之仍毀其垣四月進陷臨淄傅青州別將攻北海渡膠水寇登萊等郡實錄據此而置於四月梁太祖實錄四月丙子上至鄆領事辛卯從子友寧帥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暨北海馬編遺錄五月辛亥却離歷下宿豐齊驛甲寅上到汶陽乙卯奏王師範逆狀已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少樹木時當災毒却勒親從騎兵皆歸齊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將劉捍謀曰捍請馳赴軍前傳諭上意敦將士令戮力速攻必可尅也今請上却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馳騎東往上乃西歸汶陽丙寅捷音

至攻拔博昌盡戮其黨矣據此則破博昌在五月今從朱友寧傳

進拔臨淄

臨淄縣久廢隋

復置於古齊國城唐屬青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四十里

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

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

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

九域志萊州南至密州三百里東北至登州二百四十里劉康

乂朱全忠所用也

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為刺史

楊行密據有淮南西盡淮

源東暨于海邊而延袤數千里故置都遊奕使以謹防遏也

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

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為兩柵

據舊書石樓近臨淄

丙

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

趣讀曰促

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

度其兵力已疲

度比必利翻及也  
度徒洛翻下同

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

破之友寧苟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土梟斬

之梟堅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

王師範以平盧之兵王茂章以

淮南之兵是  
兩鎮兵也

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

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

臨朐

漢縣唐屬青州九域志  
曰在州東南四十里

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

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

伺相吏翻  
懈古隘翻

毀



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

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

降戶江翻

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

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

朱全忠見王茂章臨敵整暇故欲得之然茂章後歸梁攻淮南

攻鎮并皆折北而不振人固未易知也

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

度徒洛翻

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

輔唐

輔唐漢安丘縣乾元二年移治古昌安城因改曰輔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薛史

地理志曰密州輔唐縣梁開平二年改為安丘唐同光元年復舊名晉天福七年改為膠西避廟諱也宋復曰

安丘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殿

殿丁練翻下同

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

李虔裕以死全王茂章之軍其勇難能也楊師厚自

此受知於朱全忠矣

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

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

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

植直吏翻幟昌至翻羸倫為翻

自以

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

凡軍行前軍之前有踏白隊所以踏伏候望敵之遠近衆寡

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

入城

疑其有伏故遲遲不敢進

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

復扶又翻訓

全軍而還

史言楊行密所以能保有江

全忠以檀為密

州刺史 丁卯以山南西道留後王宗賀為節度使

王建

之請也

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

咸亨五年分婺州之

金華西界置蘭溪縣因溪水為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

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

會詢親吏來奔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

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

從才

用翻索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

使疏吏翻

建徽不顧鏐以

是益親重之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

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朱全忠以朱友寧之死興忿兵以攻青州豈不欲一鼓而屠之乃置

之而歸汴者知青州城堅而王師範兵力尚彊未易以旦夕取故使楊師厚圍守之

庚辰加西

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自郡王進國王

前

渝州刺史王宗本

王宗本前此刺渝州亦王建命之也罷官歸成都故稱前

言於王

建請出兵取荆南建從之以宗本為開道都指揮使將

兵下峽

峽三峽也

初寧國節度使田頔破馮弘鐸

事見上卷二年

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歛為巡屬

唐置宣歙池觀察使二州本宣州巡

屬故田頔因有功而求之行密不許

與之則田頔愈彊故不許

行密左右下及獄

吏皆求賂於顏

以其破馮弘鐸多得寶貨也

顏怒曰吏知吾將下獄

邪

下戶嫁翻

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

復扶又翻下復

出顏兵彊財富好攻取

好呼到翻

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

民每抑止之顏不從及解釋錢鏐

事見上卷二年

顏尤恨之陰

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顏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

顏有大功

田顏從楊行密起廬州破趙鏐孫儒馮弘鐸皆有大功

反狀未露今殺

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顏有良將曰康儒與顏謀議多不

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

擢儒所以問顏也

顏以儒為貳

於已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顏遂與潤州團練

使安仁義同舉兵

考異曰十國紀年朱全忠聞田顏等叛矯制削奪王官爵命顏及杜洪

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於境上王知其詐妄按新舊紀實錄梁太祖紀皆無削奪行密官爵命杜洪

等為招討使事今不取

仁義悉焚東塘戰艦

東塘即揚州東塘淮南之戰艦聚焉對岸

即潤州界故仁義得焚之艦戶黯翻

顏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

節度使朱延壽

朝廷命朱延壽領奉國節度使見上卷二年使疏吏翻

行密將尚

公廼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

尚公廼歸

行密見上

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

卷二年

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

士以討田頔已丑安仁義襲常州

九域志潤州東南至常州一百七十一里

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

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

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

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

復扶又翻

溫奮擊破之

李存審救

河中擒梁騎兵亦用此術

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

延壽怨怒陰與田頔通謀

書旅焚曰德盛不狎侮小人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

固以盡其力楊行密狎侮朱延壽幾至  
於亡國喪家蓋危而後濟耳可不戒哉  
顏遣前進士杜

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

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

朱全忠喜楊行密有隙之可乘而不能舉大兵以持其後

者內有淄青未服而西又有鳳翔北  
又有大原恐其乘間動搖朝廷也

荀鶴池州人也

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

九域志  
臨朐縣

在青州東南四十里又二百六十  
里至密州朐音劬重直用翻

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

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

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



徙寨抵其城下

厚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九月癸卯楊師

人擒師範弟師克翌日東萊郡遣州兵洎土團五千人將援青壘我師邀截翦撲無一二存焉即時徙寨逼其

閨閣唐實錄畧與此同編遺錄冬十月丁卯楊師厚繼告捷於臨朐北及青州四面累殺賊黨擒斬頗衆至十

一月萊州刺史王師克領六千人欲徑入青丘助其守禦師厚伏兵邀之殺戮將盡下又有丁亥上誕辰聞朱

友倫死誕辰乃十月二十一日友倫死亦十月申事也下又別有十一月疑上文十一月是十一日字或七日

字又曰一日師範請降疑脫二十十字

朱延壽謀頗泄

朱延壽與田頽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通謀久而頽露

所見或觸柱仆地見也柱至易見者而行觸之皆詐為

失明以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

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

夫人即延壽姊也延壽第三

行密又

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

門執而殺之

按尚公廼執田頔二使田頔繼遣杜荀鶴至壽州朱延壽亦必知前二使之見執矣

楊行密召之了不自疑至于送死豈其智有所不及邪抑天奪之鑒也

部兵驚擾徐溫諭

之皆聽命

徐溫從楊行密起廬州與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是必有以服朱延壽部兵之心

矣故諭之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

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

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

使疏吏翻下授同分扶問翻

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

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讐人所辱赴火而死

史言朱延壽妻有智識而

能守節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

好呼到翻

嘗遣二百人與汴

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田頔

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

天復二年田頔克昇州楊行密以李神福為昇

州刺史時行密遣神福攻鄂故頔乘虛襲之九域志宣州北至昇州三百六十里

神福自鄂州

東下頔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

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

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

今為上將

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願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

或疑行密留田頔之母於廣陵詳考本末田頔母殷自從頔在宣州李神福益言頔有母在不當輕為舉措稱兵而敗則禍必及母也三綱者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烏足與言乎斬使者

而進士卒皆感勵願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光化

二年田頔將康儒取婺州王壇歸之

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

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

射而亦翻

神福謂諸將

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沂

流而上

逆流曰汭汭蘇故翻上時掌翻

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

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

壇望

建所在而擊之船列火炬不能以自照見而敵人望之洞見表裏聚而攻之安有不敗者乎

壇建軍

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

神李

福之陽敗也必逆風而戰故引舟順風汭流而上其縱火焚壇建之艦也必因風轉乘風水之勢以破之居然

可知

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

舒州懷寧縣有皖口

鎮當皖水入江之口皖何板翻

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

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

徐綰殺高渭事見上卷二年遺唯季翻

顏

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弃城而來此天亡

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

音斷

短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

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顏安仁義雖善戰而

兵弱自守虜耳田

顏兵勢方挫故命合兵擊之

辛亥汴將劉重霸拔棣州執刺史邵

播殺之

全忠滅朱瑄已得棣州邵播又以州叛附王師範重直龍翻

甲寅朱全忠

如洛陽遇疾復還大梁

考異曰梁實錄云壬戌唐實錄云十月丁卯朔今從編遺錄

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

厚曰師範非敢背德

降戶江翻下同背蒲妹翻

韓全誨李茂貞以朱

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為質

質音致

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

邠岐連兵

其事詳見後岐本亦京畿李茂貞據之遂為恐其復劫

疆藩今所謂京畿特京兆府之京縣畿縣耳

天子西去

又復扶翻

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

曰舊紀

及薛居正五代史劉鄩傳皆云十一月師範降編遺錄曰十一月敗萊州刺史王師克一日師範差人捧款檄

至軍前請舉牆歸降按梁太祖實錄薛史梁紀唐實錄皆云九月戊午今從之

選諸將使守登

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

史言朱全忠本欲殺王師範而力有

所未及為後屠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

千據兗州

事始見上卷本年

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

語牛據翻

田頽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

侬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

侬徂宗翻蕪湖漢古縣晉

氏南渡以上黨襄垣遺民僑立郡縣於蕪湖江左遂為襄垣縣隋廢襄垣入當塗至唐蕪湖之地入當塗太平

二縣界唐末始復置蕪湖縣屬宣州今屬太平州九域志在太平州西南六十五里

以拒李神福

覘者言濛營寨徧小纔容二千人頽易之

覘昌占翻又丑艷翻徧補

典翻易以豉翻

不召外兵濛入頽境番陳而進

番陳者分兵為數部更番列陳



整兵而後進以備倉猝薄戰陳讀曰陣

軍中笑其怯濛曰顏宿將多謀不

可不備

將即亮翻

冬十月戊辰與顏遇於廣德

九域志廣德西至宣州一

百八十里宋白曰廣德縣秦鄣郡地漢為故鄣縣

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顏將

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

挫伏者言其將士之氣摧挫而厭伏也

縱兵擊

之顏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偽走顏追之遇伏大

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顏亟召蕪湖兵還不得

入郭行柢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

帥讀

曰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顏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知臺

濛兵力足以制田頔故命王茂章復攻安仁義復扶又翻

初夔州刺史庾矩從成

汭救鄂州汭死矩奔還

成汭死見上四月

會王宗本兵至矩以

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

夔忠萬荆南巡屬施黔中巡屬

王建

復以矩為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

更工衡翻

宗矩易

州人也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

瞿唐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

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

乃奔歸峽屯軍夔州

荆南自此止領荆歸

峽三

建以宗本為武泰留後武泰軍舊治黔州宗本以

其地多瘴癘請徙治涪州建許之

史言王建全據峽江之險九域志自黔州

西北至涪州一百八十二里黔其  
今翻又其炎翻瘴之亮翻涪音浮

葛從周急攻兗州

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

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獻

款而退攻城為之緩

新婦謂葛從周妻也為于偽翻款音虛款音希又許既翻劉鄩用兵

十步九計自得兗州先定此策以伐葛從周之心

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

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

少詩照翻

同辛苦分衣食堅守

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  
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

遣人從容語彥溫曰

從千容翻  
語牛倨翻

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

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

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

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

謂屢為汴  
兵所敗也

從周以禍

福諭之鄆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

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

王師範所遣  
語鄆使降者

也丁丑始出降

考異曰梁實錄四年正月辛丑劉鄆  
自兗州來降舊紀十一月鄆以兗州降

實錄十一月鄆降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一月丁酉鄆  
降鄆傳曰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告降且言先差鄆領

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鄆鄆即出城聽命新紀十一月丁丑劉鄆以兗州叛附于朱全忠按青兗相距不遠師範之降亦以告鄆豈有自戊午至丁酉四十日從師範使者始至兗州邪十月丁丑日差近今從新紀從

周為具齋裝送鄆詣大梁鄆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

命安敢乘馬衣裘乎

為于偽翻衣于既翻

乃素服乘驢至大梁

素服

囚服也渠帥

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

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

勞力到翻飲于禁翻量音亮飲酒之多少各有量

全忠

曰取兗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

從才用翻

是時四鎮

將吏皆功臣舊人

朱全忠迎車駕于鳳翔諸將皆賜迎鑒果毅功臣舊人與全忠出入于行

間最久者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廷鄆坐

受自如全忠益奇之

劉鄆自降將擢為四鎮牙前右職而居之若固有之自知其才之足

以當之也全忠以此益奇之

未幾表為保大留後

幾居豈翻保大軍鄆州以捍李茂貞

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之

懷英當作

懷貞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

卒

考異曰編遺錄丁亥趙廷隱自長安馳來告今月十四日朱友倫墜馬而卒十四日則庚辰也後唐紀

年錄薛居正五代史及昭宗實錄皆云辛巳今從之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為之有

為之謂之故

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

典宿衛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兵襲荆南朗人

弃城走

朗人雷彥威之兵成汭既死荆南無帥朗人遂守之

匡凝表其弟匡明為

荆南留後時天子微弱諸道貢賦多不上供惟匡明兄

弟委輸不絕

唐二稅有上供以輸京師供居用翻輸春遇翻

楊行密求兵於

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

屯潤州以助攻安仁義屯

宣州以助攻田頔從才用翻鎰弋質翻

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

陳詢時據睦州

背錢鏐而睦于田頔

鳳翔邠州屢出兵近京畿

鳳翔李茂貞邠李繼徽近其靳

翻朱全忠疑其復有劫遷之謀

復扶又翻

十一月發騎兵屯

河中 十二月乙亥田頽帥死士數百出戰

帥讀曰率

臺濠

陽退以示弱頽兵踰濠而鬪濠急擊之頽不勝還走城

走音奏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頽首示之乃潰濠遂

克宣州

景福元年田頽鎮宣州至是而亡

初行密與頽同閭里少相善

約為兄弟

少詩照翻

及頽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

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

行密以通家諸子禮事殷氏其子以

諸孫禮事之史言行密雖以法裁部曲而有恩於故舊

行密以李神福為寧國節

度使

欲以代田頽

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駱



知祥善治金穀

治直翻

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

顧草檄罵行密

嘗為于偽翻

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

支計

官蓋唐世節度支度判官之屬唐末藩鎮變其名稱耳

以文昌為節度牙推

唐制節度

觀察牙推在巡官之下幕府右職也

文昌湖州人也初顧每戰不勝輒欲

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

合肥人顧之婦弟也顧敗傳瓘歸杭州

錢傳瓘質于田顧見上卷上年

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辛巳以禮部尚書獨孤

損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損及之從曾孫也

獨孤及見二百二十

三卷代宗永泰元年從才用翻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裴贄

罷為左僕射

左僕射致仕張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

兵濬豫其謀

事見上卷上年

朱全忠將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

諷張全義使圖之丙申全義遣牙將楊麟將兵詐為劫

盜圍其墅而殺之

張濬之死夷考本末過于白馬朝士遠矣墅承與翻

永寧縣吏

葉彥素為濬所厚知麟將至密告濬子格曰相公禍不

可免郎君宜自為謀濬謂格曰汝留則俱死去則遺種

種章  
勇翻

格哭拜而去葉彥帥義士三十人送之渡漢而還

帥讀曰率還從

格遂自荆南入蜀

張格入蜀而亡  
王氏者格也

盧

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常選將練兵乘秋深

入踰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

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北荒寒早

至秋草先枯死近塞差暖霜降草猶未盡衰故契丹南  
並塞放牧焚其野草則馬無所食而飢死契欺紇翻

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

契丹阿保機始

此宋白曰平州東北至榆關守捉一百  
九十里渝漢書音義音喻今讀如榆

仁恭遣其子守

光戌平州守光偽與之和設幄犒饗於城外

犒苦酒酣到翻

伏兵執之以入虜衆大哭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

歸之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及莊宗列傳皆云光啓中守光禽舍利王子其王欽德以重賂贖之按是

時仁恭猶未得幽州也今從薛史蕭翰傳及王皞唐餘錄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

以誅宦官

事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終上卷三年

全忠旣破李茂貞併

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

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守

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

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

察其變肩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

朱友倫死

募兵見上五月朱友倫死見上十月治直之翻

全忠益疑肩且欲遷

天子都洛恐肩立異

恐其立異論以沮遷洛之計

天祐元年

是年四月方改元

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

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肩專權亂國

離間君臣

間古覓翻

并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

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

肩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湊州司戶

時無湊州

奏當  
作奏  
丙午下詔罪狀肩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

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肩所募兵並縱

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

柳璨為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傳崔肩得罪前一日召璨入

內殿草制敕肩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

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新傳曰崔肩死昭宗密許璨

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傳呼宰相人大驚按

肩未死璨已除平章事新舊傳云肩死後誤也  
璨公

綽之從孫也

自元和以來柳氏以清正文雅世濟其美至柳璨而隕其家聲所謂九世卿族一舉

而滅之柳玘之家訓為空言矣從才用翻

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

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

厚者數人

崔胤有誤國之罪無負國之心考異曰舊傳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為全忠畫圖王

之策又曰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已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召致兵甲以扞茂貞為辭全忠知其意從之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唐太祖紀年錄曰及事權既失知朱溫懷篡奪之志慮一朝禍發與國俱亡因圖自安之計與朱溫外貌相厚私心漸異與元規密為計畫倍招兵數繕治鎧甲朝夕不止朱溫察之乃陰令部下驍果數千紿為散卒於京師應募胤每日教閱弓弩梁卒偽示怯懦或倒弓背矢有若不能胤莫之識俄而朱友倫打毬墜死溫愈不悅又聞胤欲扶天子出幸荆襄溫乃抗言胤將交亂天下傾覆朝廷宜急誅之無令事發天子將罷胤知

政事貶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司戶事未行溫子友諒引兵攻肅詰旦擒之又攻鄭元規於京府擒之崔鄭俱獻首岐下實錄肅重世宰相而志滅唐祚按崔肅陰狡險躁其罪固多然本召全忠欲假其兵力以除宦官耳宦官既誅全忠兵勢益彊遂有篡奪之心肅復欲以譎詐并圖全忠故全忠覺而殺之若云唐室因肅而亡則可矣舊傳云肅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實錄云肅志滅唐祚恐未必然也肅仕唐已為上相滅唐立梁於已何益假令肅實有此志則惟患全忠篡代之不速何故復謀拒之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紀年錄序朱崔之情近得其實今從之然紀年錄云傳首岐下誤也又全忠之去長安也留步騎萬人何患無兵何必更令汴卒應募若在訓練之際突出擒肅猶須此卒肅既貶官家居一夫可制安用此計耶蓋全忠以肅募兵既多或能圖已故使汴卒應募察其動靜以壞其謀非藉此兵以誅肅也人始不知及誅肅之際皆突出人方知是汴卒



耳

初上在華州

乾寧三年四年上在華州事見二百六十卷二百六十一卷

朱全

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

發此機者則崔胤之罪也

上雖不許全忠常

令東都留守佑國軍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

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

事見二百

六十二卷天復元年質音致難乃旦翻

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

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

李茂貞養

崇本為子更姓名曰李繼徽故呼之為父

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

李繼徽

楊崇本復本姓名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

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

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

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

促百官東行

裴樞為首相且朱全忠所薦也故使之戊

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

號戶刀翻

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

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

歸罪于天復元年胤召朱全忠誅宦官其禍遂至此

胤不得不任其責也

老幼絏屬月餘不絕

絏舉兩翻錢貫也屬之欲翻言老幼相隨而東

若絏之貫錢相屬不絕也

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

御營使

時以天子東遷扈衛兵士為御營置使以提舉一行事務御營使之官始此

毀長安

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汭河而下長安自

此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

時河南北諸鎮皆附

於朱全忠發丁匠必不及鎮定幽滄四鎮

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

治直之翻

江浙

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

江則鄂岳杜洪洪州鍾傳浙則

錢鏐湖則潭州馬殷澧州雷彥威嶺則廣州劉隱皆附全忠者也

甲子車駕至華州民

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

於興德宮

復扶又翻館古玩翻光化元年上將自華州還長安以華州為興德府以所居府署為興

德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

樂樂音洛

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

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

陝失冉翻錄丁巳詔

以今月二十二

日先遣士庶出京朕將翌日命駕壬戌昭宗發自秦雍甲子暨華州二月丁卯上至河中乙亥天子駐蹕陝郡

翌日上來觀于行在編遺錄正月丁酉上聞闕下人心不遑遂往河中以審都邑動靜已酉離梁園行至汜水

聞崔胤死是時皆言崔胤以下潛諫帝不令東遷雒陽又密與岐鳳交通及斯禍也洎上至蒲津帝謀東幸決

取二十一日屬車離長安是日丁巳王鑾東指癸亥到甘棠二月乙亥上離河中丁丑到陝郊戊寅朝上欲躬

往洛下催促百工壬辰朝辭明日東邁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實錄同又曰壬戌昭宗發長安遷幸洛

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駐蹕陝州丙子朱溫自汴州迎覲見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于路請駕早行幸洛陽

舊紀正月己酉全忠帥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二月丙寅朔乙亥全忠辭赴洛陽親督工作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辛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為之震懼唐年補錄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迎扈表至及還宮至暮全忠已移書宰臣裴樞促百官東行是日下詔與梁實錄同尋以張廷範為御營使便毀拆宮室汭河而下仍起豪民從行貧者亦繼焉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己未至華州二月丙寅車駕駐陝郊又曰三月三日戊辰車駕離華下其差舛如此實錄丁巳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言慮邠政兵士侵迫請車駕遷都洛陽乃下詔與梁實錄同二月丙寅朔丁卯次華州時朱全忠屯河中乙亥駐陝州丙子全忠來朝又賜王建綰詔云正月二十日朕登樓二十二日東軍兵士擁脇朕東去新紀正月戊午全忠遷唐都于洛陽二月戊寅次陝州朱全忠來朝按梁實錄唐紀年錄唐年

補錄唐實錄所載詔書皆云二十二日遣士庶出京朕  
翌日命駕而諸書月日各不同莫有與此詔相應者編  
遺汴人所錄比唐紀年宜得其實而正月二十一日丁  
巳全忠請遷都表始至長安車駕當日豈能便發長安  
去陝猶八程而癸亥已到甘棠首尾七日太似匆遽實  
錄全用紀年錄正月二十六日始離長安二月二日至  
華州駐留數日故同以十  
日至陝差似相近今從之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

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  
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甲申立皇子禎為端

王祈為豐王福為和王禧為登王祐為嘉王 上遣間

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

間古覓翻使疏吏 建以邛州刺

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容邛渠翻將兵會鳳翔兵迎

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

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楊行密以便宜除官猶曰以李儼將命為據至王建則自為之

矣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

事

崔肩既誅朱全忠遂專摠禁衛其實布分私人於天子左右而駕言判其事耳癸丑全忠置

酒私第

朱全忠奔走兵間得陝州何暇建私第其實以到陝州所即安之地即為私第耳

邀上

臨幸

天王狩於河陽晉文公以諸侯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安有置酒私第邀人主臨之者乎

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

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

卮以飲全忠

以飲於禁翻

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

忠足

躡尼輒翻

全忠以為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

安為佑國軍

光啟三年置佑國軍節度於洛陽今遷都洛陽故徙佑國軍於長安考異曰按河

南府先已為佑國軍今京兆府乃與同名者蓋車駕既在河南則無用軍額故移其名於京兆耳天祐二年鄭

竇猶為西京留守判官然則雖立軍額京名尚在耳

以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以鄭

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

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



復上復扶又翻帥讀曰率考異曰續實運錄天復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丑時昭宗在陝府行營密遣絹詔

告晉楚蜀末云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賣到西

川頒示管內州縣實錄此月絹詔在四月據十國紀年

楊行密三月王建四月得詔與寶運錄畧相應今移置此月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

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昭宗絹詔當時居方面者未必動心

而讀其書者楊行密遣錢傳璫及其婦并顧全武歸

往往掩卷

錢塘錢傳璫為質於楊行密見上卷天復二年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

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田頌已平故復遣朱全忠

遣使詣行密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

長安然後罷兵修好

楊行密之心在廣土朱全忠之心在篡唐全忠力不能救杜洪故有

是言行密之報假天討以折其辭其所志不在此也好呼到翻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

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屢遣宮人

諭以皇后新產未任進路

任音壬堪也

請俟十月東行全忠

疑上徘徊俟變

疑上徘徊以待諸道勤王之師

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

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

以臣迎君此何等語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

君子於其攻孔氏之時始知之若朱全忠之心徵于色發于聲為有君乎為無君乎又按西漢羣臣謂天子為縣官東漢以來謂為國家唐時宮中率呼天子為宅家又羣小呼之為官家或曰其義蓋取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 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

九域志新安縣

在洛陽西 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

不利東行

此椒殿弒逆之徵也天之垂象示戒豈不昭昭也哉

故上欲以十月幸

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

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

之唐末置醫官使以主醫官內都知盛唐知內侍省之職事也至宋沿唐之制有內侍省左右班都都知左

右班都都知副都知閻祐之王墀之死以言星氣也韋周可證之死以附耳語也元帥朱全忠

癸卯上

憇於穀水

穀水在洛城西憇音去例翻

自崔肩之死六軍散亡俱盡

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

異曰考

後唐紀年錄云五百人實錄據之今從舊紀薛史

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

縊殺之

為于偽翻縊一既翻又於賜翻

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

其衣服

衣其于既翻

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

之左右職掌使令

令音零

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

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

時以貞觀殿為正殿崇勲殿為入閣朝直遙翻

乙巳御

光政門

時遷洛之後易宮門名改長樂門為光政門

赦天下改元

改元天祐

更命

陝州曰興唐府

更工衡翻

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申敕內諸

司惟留宣徽等九使

時惟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厨客省閤門飛龍莊宅九使

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

考異曰編遺錄曰戊申鑾輿初到洛都

經費甚廣况國用未豐庶事草創因刪略閑冗司局今後除留宣徽等九使外餘並停廢仍不差內中夫人充使蓋初誅宦官後內諸司使皆以內夫人領之至此始用外人也而實錄改充使為宣事誤也按宦官既誅以內夫人宣傳詔命及充內諸司使夫既宣傳詔命則實錄云宣事亦未為誤但天祐三年方罷宮人宣傳詔命故以實錄為誤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

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

恭為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

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

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

朱全

忠先為宣武天平宣義護國四鎮節度使以張全義有積年葺理洛陽之功今洛陽建都不為節鎮故以天平授全義而已兼忠武為四鎮

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

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

天復

元年錢鏐封越王為子偽翻更工衡翻

更命魏博曰天雄軍

代宗以魏博為天雄

軍以寵田承嗣至德宗時田悅逆命後復歸順命為魏博節度使今復舊天雄軍號癸亥進天雄

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